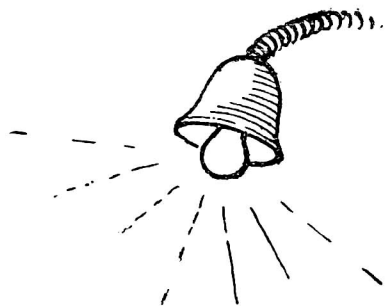




SHIFU

# 师傅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师 傅

蔡之湘等著

陈鎮濤插图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介 紹

学习长一輩的先进思想品德、过硬本领，是我們少年儿童为准备参加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而经常关心到的事情。本书收集的五篇小说，写的是青少年刚踏上工作崗位时，如何认真向长一輩学习的故事。这里面有在工厂里向年轻师傅学习的；有在铁路調車场上向老板道員学习的；有在消防队里向消防員学习的；也有在日常生活中向老爷爷学习的。

本书适合中、高年級少年儿童和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們閱讀。

师 傅

蔡之湘等著 陈鎮涛插图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二号)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耗1/28·印張：1 6/7·字數：28,000

1965年5月第1版 1965年5月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統一書號：R 10100·1215 定價：(5)一角四分

## 目 录

|              |                                      |
|--------------|--------------------------------------|
| 师 傅 .....    | 蔡之湘 ( 1 )                            |
| “吉普坦克” ..... | 夏冬力 殷志扬 ( 14 )                       |
| 爷 爷 .....    | 夏元虎 ( 25 )                           |
| 新苗儿 .....    | 南京铁路文化宫业余创作组集体创作<br>刘 富 华 执 笔 ( 33 ) |
| 父 女 .....    | 蔡之湘 ( 42 )                           |

# 师 傅

蔡 之 湘

一九六〇年九月，我从机器制造学校毕业了，分配到一个国营工厂当助理技术员。按照规定，要先劳动一个时期。报到后，人事科一个挺风趣的姓赵的矮老头，领我到车间去。他一边走，一边热情地向我介绍厂里的情况。他说，这个厂在清朝时候就建立了，它的岁数比我大三倍，可以做我的“爷爷”，厂里有不少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师傅，也有在太行山里打过游击的老兵工。他还告诉我，说我的师傅是个呱呱叫的人物，能文能武，是厂先进生产者，跟着这位师傅，能学到一手好技术，还能学到一脑子好思想。听老赵把我的师傅这么一介绍，我笑了，心里就像蜂蜜拌白糖，甜到底啦！我想：我的运气真不坏，想不到能有这么一位好师傅。到了车间，一定要当个好徒弟，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好好地向这位老师傅学习。老赵和我谈着谈着就到了十九车间办公室门口。一望，里面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大概都开会去了。走进办公室，我和老赵才发现，房子拐角最里边的桌子旁，还坐着一个穿连衫裙的姑娘，她背朝着我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连有人进了屋，都没发觉。老赵一望是她，马

上高兴地喊道：“小李啊，快来收你的徒弟罗！”听老赵这么一喊，我的心猛一沉，怎么？我的师傅是个女的？莫是老赵和我开玩笑吧？我还没想得过来，那姑娘合上书本，一转身，就走过来了。我一望，这人细长的眉毛，乌黑乌黑的明亮眼睛，挺像是我初中的同学李玉梅。不过，有些地方又不太像，一时，我楞住了。她一望我，眉梢微微扬起，眼睛睁大了，薄薄的嘴唇惊讶地半张着，打量了我一下才说：“啊，你不是方明吗？”“我是方明，你是李……”她噗哧一声笑了，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李玉梅呀，怎么，不认识了？”

呵，果然是李玉梅！她和我同岁，今年都是二十一。初中三年，我俩都在一个班，奇怪的是，三年六个学期，每次第一名总是她，第二名总是我。一九五六年，我们初中毕业，从她的成绩和各方面的表现看，报考学校笃定会录取。可是，她连名也没报，把铺盖一卷，进工厂当工人去了。她说，她父亲说她不像块“钢”，得到工厂里好好地去炼炼。四年不见，李玉梅已从一个身材单薄的女孩，长成一个丰满俊俏的大姑娘，使我不敢相认了。她穿着一件白底上撒着天蓝色小圆点的连衫裙，白袜子，黑布鞋，原来齐腰的长辫子剪成齐耳的短发，那双乌黑乌黑的眼睛，比在学校的时候，显得更加明亮有神采了，红润的鸭蛋形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彩。站在那里，就像一株沐浴在五月晨光里苗条的白杨树，显得素雅纯洁可爱。又一想，她要做我的师傅，心里就像有了块疙

瘩，挺不自在。她进厂也不过四年多，我能向她学些什么呢？可刚跨进工厂門，就挑瘦拣肥，提出不要这个师傅也不大好……唉，跟她学几天看看吧，不行，再提。滿肚的高兴全沒了，我懶懶地伸出右手，不太愉快地说：“呵，你就是李——师傅。”我本想喊她李玉梅的，可一考虑，从今天起，她就是我的师傅了，所以玉梅两字到了嘴边，又咽下去了。喊她师傅，我又不太愿意。我这句别别扭扭的傻话，引得他俩哈哈大笑起来。可李玉梅仍热情地握着我伸出的手，爽朗地笑着说：“快别喊我师傅，把我折磨死了，我自己徒弟还没当够哩，就叫我李玉梅吧！咱们是老同学，你是中技毕业生，今后，还得向你学习哩。”我想，向我学习谈不上，可你做我的师傅也够不着。在机器制造学校，我也摸过百把天搖手把，开車床恐怕你比我强不到哪里。当我的輔導員嗎，还差不离，当我的师傅啊，还差十万八千里哩。叫她李师傅，心里真别扭，可不喊又不行，我只得应付着说：“旧皇历不能再翻了，你现在可是我的李——师——傅。”

老赵这人挺机灵，他一望我的脸色，一听我的话音，立即摸透了我的心思，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小伙子，莫要看她是个姑娘，瞧不起她。李玉梅是业余大学一年級的学生，厂的先进生产者，她能教你一手好技术，还能給你点好思想。”老赵的嘴不饶人，刚认识，就刮起我的鼻子来了，刮得我的脸孔火辣辣的。夸得李玉梅的脸孔通紅通紅，不好意思地低

下头来，翻弄着手中的书本。老赵接着又说：“李玉梅这星期上夜班，晚上十一点半上班，今天你休息一下，明天就跟她上班吧。”

“不！今天我就干！”我想，你别小看了我，我可不是那种贪睡爱玩的懒汉。老赵想了想说：“那也好，我回去还有事，小李，你领他到一百零九号宿舍去吧，这个徒弟算交给你了啊。”边说，他边对李玉梅眨着眼睛，也不知是什么意思，说完，他又对我神秘地笑了笑，就走了。

李玉梅帮我拎着行李，走到一座新盖不久的红色大楼前说：“这就是咱们厂单身职工的集体宿舍，我住在三楼三百零五号，有空，欢迎你去玩。”接着，她又帮我在楼下找着一百零九号宿舍。这是一间二丈多长、八九尺高、朝南的房子，里面放着四张木板床，四张栗色的办公桌，还没有一个人住，我是这间房子的第一个主人。李玉梅帮我扫地抹灰，铺床迭被，全部收拾停当后，她像个大姐姐对小弟弟似地关照我：“喂，方明，白天可要好好地睡觉啊。睡不着，也得强迫自己睡，可不能到处乱跑看新鲜，晚上上班打瞌睡，机器会咬你手指头。”边说，她还边用嘴做了个咬手指头的样子。我心中暗暗好笑，她把我当成三岁小孩了！做夜班，白天要睡觉，我还能不知道吗？为了逗逗她，我故意说：“没关系，你放心，三天三夜不合眼，我都不许眼皮眨一眨。”

“我不信！”李玉梅用眼睛扫了一圈房间后说，“我借

样东西給你保保险吧。”说完，便蹬蹬地跑上楼去了。一会，她手里拿着一只小闹钟，跑了进来，对我说：“給你，到点它会喊你起床，你放心到‘苏州’去吧。”

刚刚我才说了大话，这下怎好意思接她的钟呢？我就找个借口：“闹钟滴塔滴塔，吵得人根本睡不着，我不要，我有表。”

“表不会说话，闹钟会说话，它会喊你上班，还是放在你这儿保险。”

我已夸下海口：说了三天三夜不睡眼皮不眨一眨，决不能再要钟！想到她当我的师傅，我就不痛快。于是我就开玩笑说：“李——师——傅，你今晚教我绣牡丹花，还是绣金絲菊呀？”

她一听我的话，脸红了，嘟起嘴巴，气鼓鼓地说：“你愿跟我帮車，就向車間主任提！你要学绣花，就到刺绣厂去吧！我只会用車刀車铁！車钢！”说完，她拿着闹钟咚咚咚地跑上楼去了。

天黑了，可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后悔惹李玉梅生了气，又怨自己运气不好，碰到个四年前的同学当“师傅”。时间一圈一圈地过去了，我一看表，已快九点啦，可还没睡着。李玉梅那句“打瞌睡，机器会咬手指头”的话，又跳到了我的脑子里。我知道，现在睡不好，晚上准会打瞌睡，当然不一定会給机器咬到手指头，可站在机床旁边，像鸡啄米似地一

冲一冲，那样子要丑死了。我就命令自己快睡，可越急越睡不着，到了九点半，我就默数起“一二三四五六七……”突然，“的铃铃……”清脆的闹钟声把我惊醒了，我一望，李玉梅的那只闹钟，不知什么时候已放在我的枕边。再一看：啊呀！离上班只差十五分钟了。我急忙穿衣套鞋，奔到工房一望表，离十一点半只差三分钟！我的心怦怦地跳着，心中暗暗叫道，好险呀！要不是李玉梅那只钟，说不定要睡到太阳出来哩！我不由得暗暗地感激起她来了。

一脚踏进工房的門，就像置身在充满着激情的海洋里。这是一座长五百多米、宽一百多米的新式大工房。数百部各式各样的車床、銑床、刨床、钻床、磨床发出切削各种不同金属的声响。巨大的天車，吊着钢铁的零件，从头頂上轰隆隆轰隆隆地开来开去。房頂下挂着一排排一百支光的大灯泡，把整个工房照得通明透亮。每一部机床上，都有一盞电灯。在这里工作的人，忘記了此刻是深夜，沒有一点睡意，沒有一点寂寞的感觉，好像是在过另一个光輝灿烂，充满着阳光的白昼。

我走到二十七号車床前一望，李玉梅早已来了，她正在接班，装束全改了，和白天完全是另外一种打扮：头上戴着一頂蓝布帽，上身穿着一件紧身束腰的黑夹克，外面是一条蓝背帶褲，脚上是双长統的土黄色的翻毛硬底皮鞋，这一身道道地地的机械工人打扮，使李玉梅显得很精明强干。上

一班的师傅，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汉子，外表看来，这人很凶，可说起话来却和气得很，他正在向李玉梅交班。突然，他发现了我，便对李玉梅说：“这是你收的徒弟？”李玉梅谦和地笑了笑说：“哪里，是来实习的技术员。”那中年汉子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跟她好好地干吧！你的师傅可厉害啦，进厂四年，把我们几个师傅几十年的经验，全拿尽了。”说完，他轻轻地哼着“咱们工人有力量”，拎着饭盒，高高兴兴地走了。

刚上班，李玉梅指着二十七号车床问我：“方明，你知道这机床有多少油眼吗？”

啊，真厉害，上班就来考我了！这种车床，虽然我没操作过，可构造是学过的，我立即非常快地答道：“四十八个。”李玉梅满意地笑了：“不错，你把各个油眼用机油加一加。”说完，她就到别处去了。我拿起油壶，往一个一个油眼里加油，可找来找去只找到了四十六个油眼，还有两个油眼，怎么也找不着了。我想，如果去问李玉梅，岂不要叫她把大门牙都笑掉了？即使她嘴上不说，心里也会讲，啊，还是中技生呢，连油眼都找不着。算了吧，反正只少加了两个油眼，对机床也没什么影响，将来她加油的时候，我注意些，偷偷地把它学来就行了。我一按电钮，就开车了，车头嘩地转了起来，我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纵横走刀，各部零件，听了听机床的声响，没发现问题。不一会，李玉梅回来了，

听了听机器的声响，眉头立即皱了起来，惊讶地说：“啊，这声音不对！”

“什么地方不对？”我急忙问道。

“喏，牙箱的左角。”她说。

我把耳朵贴近牙箱左角，听来听去也没发觉什么异样的声音，只好对她说：“正常得很，没啥杂音呀。”

“你呀，这里面像有千百人在敲鼓，可左角有几面鼓，发着嘶哑的声音。”李玉梅打了个比喻给我听。

我又仔细地听了听，还是听不出什么名堂来，只好无可奈何地说：“还是听不出。”

“你四十八个油眼都加了油吗？”李玉梅好似发现了什么，突然睁大了眼睛盯着我。

“有两个油眼没……没找到。”我低着头，支支吾吾地回答着她。

李玉梅又生气了，她红着脸，嘟起嘴，气鼓鼓地说：“啊，你这男娃怎么比我们女娃脸还薄！没找着就问嘛，这有啥难为情？机床要出了问题，你担当得起？”说着，她急忙停下事，打开了牙箱盖子，找出了那两个油眼，把机油加了进去。合上牙箱盖后，她一听机器的声音，微笑了。她又叫我听，我仍听不出什么不同来。我想，李玉梅真不简单，连两个油眼没加油，她都听出来了。我不禁敬佩地说：“你的耳朵真灵，像顺风耳似的。”

“我的耳朵和你一样，不过我天天和它作伴，咱俩熟了。”接着，她竟责备起自己来了：“唉，油眼没找到，怪我没向你交代清楚，你们在中技有百把种机床，怎么能把每个油眼都记清呢，我真糊涂！”

她这么一说，我心中更加不安了，自己做错的事，怎么能挂到别人帐上呢？可我也不愿多解释，今后就照李玉梅讲的那样做，不懂就问，把脸皮放厚些！一抬头，猛地我发现墙上贴着一张全车间的劳动竞赛成绩表，今天是月底，最后一天，红色箭头升得最高的是位姓张的师傅，李玉梅第二，但李玉梅今晚还有一班，干下来，很有可能超过那位师傅。我高兴地对李玉梅说：“你又要拿第一名了。”

李玉梅淡淡地笑了笑，不在意地说：“不一定，得看今晚完成定额的多少啦。”

我拿起工具箱上的图纸一看，是两种螺丝，直径都是三十毫米粗，一种长三百毫米，一种长二百毫米。我一看定额，不由得吐了吐舌头，乖乖，好紧呀，长的每件要三十分钟，如果干那批短的，要省力不少。我就问：“干哪一种？”

“你看呢？”李玉梅反问我。

“我看……”我有些犹豫不定，这等于面前放着两条跑道，一条长三百米，一条长二百米，但规定的時間都一样，跑二百米那条肯定要快得多，这样她就能夺到全车间的

第一名。

她见我犹豫不定，那双乌黑乌黑的眼睛，忽闪了一下，就打了个比方给我听：“好比，这儿有两道代数题，一道难做，一道容易做，但做对了，都可以得一百分，你做哪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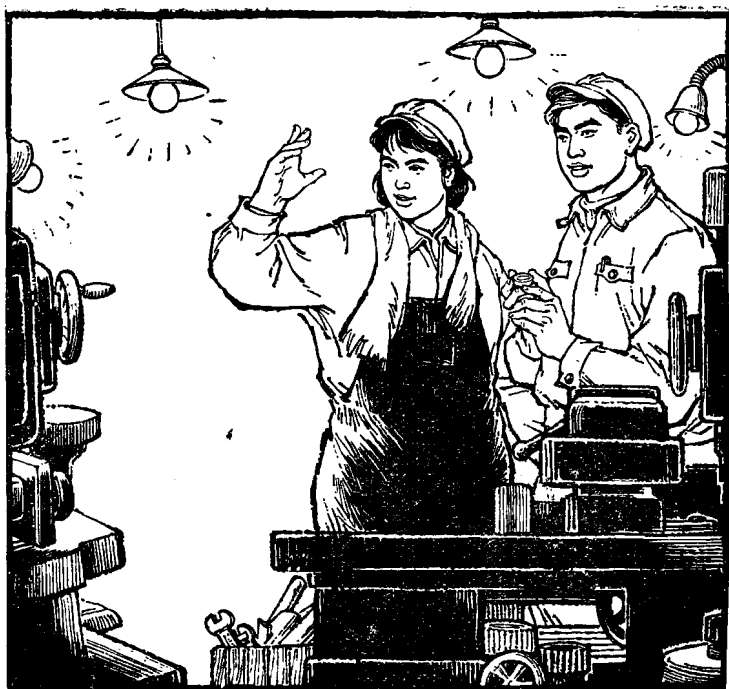
我没有吭气，她又在考我了。

接着她又说：“为了求知识，就做难的。为了得分数，就做容易的。你看，咱们先干哪种活？”

我明白了李玉梅的意思，弯腰从地上拿起一根三百毫米长的钢棒说：“干这种。”

李玉梅的眼睛里闪烁着欢乐的光芒，抿着嘴笑了，好像在说：做得对，就该这样！她接过钢棒，夹到车头上，就干起来。车头飞旋，坚硬的钢，在李玉梅磨得锋利的合金刀下，刷刷刷顺利地切削着。夹活、车外圆、车螺纹、下活……这一切，李玉梅做得快极了。我站在一边帮她递料加油，出神地望着她怎么干。李玉梅却越干越欢了，她把车头越打越快，吃刀量越来越大，鼻尖上聚起了几滴汗珠。可是我，上眼皮像有千斤重，直往下坠，打起瞌睡来了。李玉梅“嘩”地一声把车床停了下来，冲着我大声地喊道：“喂，三天三夜不睡觉的好汉，怎么成瞌睡虫了？”我脸刷地一下热起来了，忙说：“我到工房外用冷水冲冲头。”

“不要去了，我早就给你准备好‘防睡剂’啦！喏，在



工具箱右面的抽屉里。”我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一盒清凉油。她说：“擦吧！擦吧！几千年来，人都是晚上睡觉的，乍一变，自然会不习惯，我刚进厂时，用了半打清凉油呢。”一擦清凉油，眼睛立即火辣辣的，头脑清醒了许多。李玉梅指着车床上明灿灿的电灯问我：“你看这些电灯像什么？”我转身望了望工房里远远近近的无数盏电灯说：“像星星。”李玉梅忍住了笑说：“星星有什么意思？这像祖国人民的眼

睛，在望着我們干活哩。你这样想，就不好意思打瞌睡了。”说完，她又埋头干起活来了。不知是擦了清凉油的緣故，还是記起了电灯就是祖国人民的眼睛，反正，一直到下班，我再也沒打一下瞌睡。

工房窗戶上的玻璃像被无形的水在不断地冲洗，由墨黑变成灰白色，最后全亮了。太阳升起来了，透过窗戶，射进来一束金光，恰好照在李玉梅身上，她滿面紅光，神采奕奕。下班的电鈴响了，我一数，李玉梅这一晚干了十九根螺絲。若是她干那批短的活，准保能夺到第一名，我实在替她有些惋惜，可她一点也不在意，仍是挺高兴地和我一起擦着机床。正擦着，接班的师傅来了，他是个五十多岁戴着老光眼鏡的老头，他看了看車床旁堆得像小山似的钢屑，看了看工具箱上的图紙，立即明白了晚上的事情，他很感慨地说：“小李呀，你昨晚又啃了一夜骨头了！怎么不留几根給我咬咬呀？上次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嗎？”

李玉梅高兴极了，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幸福的神采，好像得了比第一名还要高貴得多的奖賞，快活地笑着说：“我們青年人嘛，就該多干些难活鍛炼鍛炼！咱們牙根好，就該多啃些骨头！”那老师傅听了她的话，激动而又宽<sup>13</sup>怀地笑了笑，就一声不响地拿起了一团棉紗，帮着我們擦起机床来。

擦好机床，交了班，我們就下班了。走到車間門口，李玉梅又回头望了一眼二十七号車床，好像有点舍不得离开它

似的。

跨出車間門，就是一条宽广的林蔭道。水泥路的两旁种着二丈多高、碗口粗的白杨树。在九月的晨光里，白杨树显得更加秀丽了，宽大的白杨树叶給太阳照得发亮，像小孩圓圓的笑脸，一陣晨风吹来，白杨树叶便嘩嘩地响着，好像在鼓掌欢迎我們这些工人。李玉梅望着东方刚升起的太阳兴奋地说：“方明，你看咱們的工作多有意思！我們馬上回宿舍休息去了，可是祖国並沒有停止前进。你听，咱們的車床，都在转着哩！”

“对，对！”我嘴上回答，心里却在想：“我和李玉梅分別了四年，在相处短短的一夜里，确已使我感到她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学习。她确实是我的师傅啊。路旁的白杨树长得这么高，这么壮实，与土肥、阳光足、培育的人勤有关，而更重要的，还是这些树的本身首先充滿着蓬勃的生意。……”不知不觉，我們已走到了紅色集体宿舍的过道。分手的时候，我虔誠而恭敬地说：“师傅！明天见！”

“嗨，看你，还是叫我李玉梅吧！”她爽朗地笑着，同时伸出手：“明天见！”